五家正宗賛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一〇〇二八 類
一七三 號
一〇 函
四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一〇〇二八 號
四 冊
三〇 函
一六 架

釋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028
冊數 4（1）
函號 310 126

310-126

希叟和尚正宗賛目錄

菩提達磨大師　六祖大鑑禪師
江西馬祖禪師　南嶽石頭禪師
南泉願禪師　百丈大智禪師
趙州眞際禪師　黃蘗斷際禪師
睦州陳尊宿　德山見性禪師
巖頭奯禪師　雪峯眞覺禪師
臨濟宗
臨濟慧照[illegible]　興化奬禪師

淺草文庫

南院顒禪師
風穴沼禪師
首山念禪師
汾陽昭禪師
葉縣省禪師
浮山圓鑒禪師
慈明圓禪師
楊岐會禪師
黃龍南禪師
寶覺心禪師
白雲端禪師
保寧勇禪師
眞淨文禪師
五祖演禪師
圓悟勤禪師
南堂靜禪師
佛鑑懃禪師
佛眼遠禪師

大慧杲禪師
虎丘隆禪師
應庵華禪師
卍菴顏禪師
懶菴需禪師
密菴傑禪師

曹洞宗

洞山悟本禪師
曹山元證禪師
雲居宏覺禪師
同安丕禪師
同安志禪師
梁山觀禪師
大陽玄禪師
投子青禪師
芙蓉楷禪師
丹霞淳禪師

眞歇了禪師　宏智覺禪師
天童珏禪師　自得暉禪師

雲門宗

雲門匡眞禪師　香林遠禪師
洞山初禪師　智門祚禪師
雪竇明覺禪師　洞山聰禪師
雲居舜禪師　大覺璉禪師
天衣懷禪師　圓照本禪師
圓通秀禪師　大通本禪師

雪峯慧禪師　月堂昌禪師

潙仰宗

潙山大圓禪師　仰山智通禪師
南塔湧禪師　芭蕉清禪師
芭蕉徹禪師

法眼宗

清涼法眼禪師　天台韶國師
永明智覺禪師

五家正宗賛并序

游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特闥門兒女子軟紅輕襪踏地怕痛之論又烏足為參學法衲僧家千聖頂顊瞥轉玄樞翻鐵面皮爺也不識示一機如大火聚出一言如生鐵橛無你近傍處無你咬嚼處針砭古今活必死疾又何聖可稱何門可游何言可忌終日言而盡道言滿天下無口過或褒或貶或抑或揚由盡其奥褒非勸節貶非窮鄉抑非棄人揚非

舉善息黥補劓截鶴續鳧倒用橫施著著有出身之路肯桎梏龍檻分甘爲淺丈夫哉愚生也魯瘦藤挑月破笠包雲奔走江湖幾五十載雖透關眼未甚明至理言未甚的然於古人不恰好處略窺涯涘試將五彩黼黻太虛似不量其力也前譜褒貶抑揚當俟金錍刮膜出語驚群者重爲點發雖然翠巖眉毛寧免拖地

寶祐甲寅西蜀比丘紹曇百拜書于靈鷲放山室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師南印度香至王之子姓剎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行化至本國其王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尊者欲試其所得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師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

於此旣辨此巳即知是珠旣知是珠即明其
寳若明其寳寳不自寳若辨其珠珠不自珠
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寳不自寳
者要假智寳以明法寳然則師有其道其寳
即現衆生有道心寳亦然尊者歎其辯慧改
號菩提達磨及香至厭世之後遂出家矣師
降六宗一曰有相二曰無相三曰定慧四曰
戒行五曰無得六曰寂靜後值異見王輕毀
三寳有弟子宗勝潛至王所廣說法要往返

徵詰師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汝可
速救羅提稟云願假神力言巳雲生足下至
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羅提乘
雲而至愕然忘其所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
邪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
邪正王雖驚異而慢心方熾即擯宗勝令出
羅提曰王旣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
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
王曰師見性不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

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不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羅提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

前非咨詢法要師一日曰吾觀赤縣神州有大根器遂踰海越漢爲法求人初至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契遂折蘆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得二祖於深雪中曾謂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後傳衣付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流支光統數加藥害至第六度遂不救識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

金鎻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師知縁盡欲
返天竺令弟子各言其志道副得皮揔持得
肉道育得骨二祖得髓師入滅後葬于熊耳
後宋雲使西域還遇師於葱嶺見師手携隻
履而返歸奏帝開壙果見空棺隻履存焉
賛曰　隆準龍顔　碧瞳天相
　棄金輪爲聖道出家
　辨寶珠與阿師相抗
足生雲　驅弟子除異見之邪

舌翻瀾　聽合國起六宗之謗
　神洲赤縣接大乗根
　東土西天示衲僧様
廓然無聖　逆龍鱗一葦横江
寂尒觀心　坐鬼窟九年摸象
　一花開五葉　放庭雪没人腰
　毒藥作醍醐　笑江橈分玉浪
如牆如壁　一幾曾當教外別傳
分髓分皮　正好喫手中痛棒

詐死忙携隻履歸惜大唐國一時人開眼被
胡兒欺誑

曹溪六祖大鑑禪師

師諱慧能新州人俗姓盧家貧樵采以給一日負樵至市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悚然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遂白其母至黃梅謁五祖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作佛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乃曰著槽廠去師禮而退遂負石舂米後聞人舉北秀頌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師即倩人書偈其傍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因付衣鉢潛至大庾嶺明上座逐之師以衣置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

以前本來面目明大悟師於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經聞二僧辨風幡一云風動一云幡動爭之不已師曰可容俗流輙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聞之遂與披剃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録目爲壇經南嶽讓和尚因嵩山安和尚啓發之乃直詣參師師問曰什麼處來岳曰嵩山來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

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師曰即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青原和尚參師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原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原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肯之師將順寂欲往新州衆曰師從此去早晩却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說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賛曰　震旦心宗　嶺南蠻種
一字不識書　採薪勤母奉
黃梅碓頭和糠擣出　石墜覺腰輕
新州市上平地攧翻　擔折知柴重
鱷魚眼睛光轆轆　嗔明上座爲衣鉢争
毒蛇口氣冷氷氷　斥印宗僧非風幡動
汚染即不得　蕩南嶽家財一物無
聖諦尚不爲　鼓青原波浪千尋湧
開作家爐鞴　村獦獠扠幾塊精金
說成怢壇經　臭皮囊盛許多骨董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死欵難翻
地含諸種普雨皆生　開眼說夢
千古曹溪鏡様清非劈箭截流機浸殺底堪作何用

江西馬祖禪師

師諱道一漢州什加人姓馬氏容皃奇異虎視牛行得法南岳後歸蜀鄉人喧迎之溪邊婆子云將謂有何奇特元是馬簸箕家小子

師遂曰勸君莫還郷還郷道不成溪邊老婆子喚我舊時名再返江西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讖云金鷄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六祖謂南嶽云尒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石鞏爲獵時從師菴前過師見問曰汝是何人曰獵者師曰汝解射不曰解射師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師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不師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師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生命何用射

他一群師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師曰者漢曠劫無明一時頓息鞏遂擲弓箭投師出家師與百丈行次見水鴨師問水鴨子在何處丈曰飛過去也師遂捏丈鼻丈作痛聲師曰又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遂歸寮中大哭同事問曰有何事丈曰汝去問和尚同事往方丈問曰不知海侍者有何事而哭令某甲來問和尚師曰汝自去問他同事歸問丈大笑同事曰

適来哭而今笑丈曰適來哭而今笑龐居士
叅次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師云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此有
省師與百丈南泉智藏翫月次師曰正恁麽
時如何藏曰正好修行丈曰正好供養南泉
拂袖便行師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
超物外後示寂于泐潭

賛曰　虎視牛行　虬髭鐵面
滅菩提達磨之心宗

應般若多羅之懸讖
金雞解銜一粒粟　禍孽潛萌
馬駒踏殺天下人　惡聲難掩
射鹿印石輩無明蕩除
過鴨將百丈鼻頭捏轉
吸江口　塑殺龐公
翫月機　坑埋普願
八十四人阿轆轆　成團如破驢脊上蒼蠅
七千餘里走匾匾　彼人喚馬斅箕家小囝

赤手逗曹溪正脉　古今分宗沠滔滔
即心得臨濟克家　兒孫上傳燈衮衮
瞥首眞空大法王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擬
覓踪由太虛閃電

南嶽石頭禪師

師嗣青原諱希遷端州人姓陳氏在俗時毎
厭郷洞民多淫祀輙奪牛毀祠而歸郷老不
能禁師參青原原令馳書與南嶽曰汝達書
了速回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去師至彼
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
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師曰寧可永劫
沈淪不求諸聖解脫讓便休師回原問曰子
去未久送書達不師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
去時蒙和尚許箇鈯斧子便請原垂一足師
禮拜異日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
還識吾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原曰衆角雖多
一麟足矣師一日夢與六祖乘一龜游泳深
池覺原之曰靈龜智也池聖海也吾與祖師

同乘靈智游於聖海也師天寶間之衡山南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和尚鄧隱峯辭馬祖祖問甚處去峯曰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峯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行到師處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乃問是何宗旨師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祖祖曰更去問待他有荅汝便噓兩聲峯再去如前問師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祖祖云向汝道石頭路滑藥山一日在石上坐師見問曰汝在者裏作什麼山曰一物不爲師曰恁麼則閑坐也山曰閑坐即爲也師曰汝道不爲不爲箇什麼山曰千聖亦不識師乃以偈歎之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賢猶不識造次之流豈可明僧問如何是禪荅曰碌磚如何是道荅曰木頭師著參同契草菴歌行於世

賛曰　端州生緣　曹溪得度

鱉鼻蛇毒要傷人　破鏡鳥心專食母

厭洞民多滛祀　毀叢祠奪牛歸
與嶽僧通信書　挾鉏斧生山去
衆角雖多一麟足　又争能識得青原
深池同載一龜游　竟何曾夢見六祖
臨機多滑路　推隱峯束手隨懸崖
共住不知名　對藥山熟睡饒譫語
貼身死計　磐石坐生雲
信口荅禪　碌磚拋似雨
青松下閑謳一曲　草庵歌不落宮商

亂山中狂叫數聲　參同契是何言句
惜曹溪旁出一枝到情忘義斷時生五逆孫
繼不孝子

南泉願禪師

師諱普願鄭州人姓王氏初見馬祖契悟後住南泉上堂曰王老師自少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揔不見得山下有一菴主人謂曰近日南泉

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曰非但南泉出世直
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
州去便設禮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從東過西
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
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者漢師一日到莊
莊主預備油糍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
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主曰昨夜土地報道
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
覷見時有僧問既是大善知識為什麼却被

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一日兩
堂首座爭猫兒來白師師拈刀提起猫兒曰
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二俱無對
師便斬之至晩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示之
趙州脫鞋安頭上便出師曰子若在救得猫
兒示衆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阿誰買時有僧
出衆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
生買僧無對僧問師居丈室將何指南師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在山

作務次僧問南泉路向甚處去師拈起鎌子云我者鎌子三十錢買得僧曰不問茅鎌子南泉路向甚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陸亘大夫與人雙陸次見師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得不師曰得陸曰莫不得不師曰不得師住菴時一僧到師向道我上山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喫了一時打破家生就師床卧師待不來歸見僧牀上臥師亦就邊臥僧便起去師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至今不見消息陸亘一日向師道肇法師也奇恠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師問座主曰與我講經得麼座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上堂曰諸和

尚子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如今有解作活計者麼出來共汝商量也須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一日耳贊行者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師云耳贊行者設粥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贊禮拜便出去師到厨内打破鍋子

贊曰　咄這王老師　遍地栽荊棘

牧牯牛東西溪上　索頭在手未會放収

斬貓兒上下堂前　暗地絣繩難分曲直

亂拋骰子　臭骨頭十八點喝成

錯指路頭　茅鎌子三十錢買得

不作貴不作賤　賣渾身誰肯商量

失却火失却牛　居丈室有何奇特

被鬼神覰見了　莊上喫片油糍

與趙州相見來　鎮州出大蘿蔔

一株花如夢相似　孰云天地同根

十八歲活計做成　難使兒孫取則

許陸亘開鐫坐石　逐惡隨邪
爲甘贄打破粥鍋　開門放賊
佛出世亦不去　聱頭庵主未免狐疑
飯飽後恣瞌眠　靈利道者不知消息
將金彈子換銀彈子長處無多硬要做阿轆
轆善知識

百丈大智禪師

師嗣馬祖諱懷海福州人姓王氏師再參祖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舊處祖震威一喝師便禮拜後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居處巖巒峻嶮故號百丈師處之未期月參玄之士四方羣集潙山黄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黄蘗聞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麽蘗云不然今日因和尚擧得見馬祖大機大用

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
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子甚有超師之見蘗便禮拜師每上堂有一
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
汝是何人老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
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
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
和尚代一轉貴脫野狐身師曰你問老曰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

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
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槌告衆食後
送亡僧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
一死狐乃依法火葬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見
師云潙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師曰老僧欲
住可乎陀云非和尚所住師曰何也陀曰和
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師曰
吾衆中莫有人住得不陀曰待歷觀之師令
侍者喚第一座來師曰此人如何陀令謦欬

行數步曰此人不可又令喚典座來陀曰此
正是潙山主也師是夜召祐入室囑曰吾化
縁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
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
得住持師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轉語出格當
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
作什麼華曰不可喚作木楔師不肯乃問祐
祐踢倒淨瓶師咲云第一座輸却山子也祐
遂往焉師作清規

賛曰　出格胚腪　鈞陶巧匠
瘦骨稜稜玉削成　碧眸冏冏星流様
脫野狐不昧因果　知歷代賛幾何罵幾何
闘水鴨落盡便宜　走歸家哭一上笑一上
淨瓶踢倒　放山子荷钁入千峯
拂子拈來　恠馬師平地埋青嶂
一生鼻頭痛　刻骨寃不易消融
三日耳朶聾　入心毒卒難洗蕩
共游惡業蛟龍窟　子黃蘗友麗公

同奪生獰虎兕胎　兄南泉弟知藏

清規井井　深掘陷人坑

華冒繩繩　密布縵天網

策奇勛不減叔孫通與老臊胡作萬古城池阿誰近傍

趙州真際禪師

師嗣南泉諱從諗曹州人姓郝氏一日問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紀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有僧游五臺問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破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師曰汝

只見略彴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一日真定師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麽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因甚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到黄蘗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叫云救火救火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茱萸執主丈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什麽師曰探水萸曰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麽師以丈倚壁便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後法眼問覺鐵觜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曰不從口入師聞曰不可從鼻孔裏入僧便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苦曰飲者如何曰死僧舉似雪峯峯遥望作禮曰趙州古佛從此不荅

話嚴陽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放下著曰旣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曰放不下擔取去嚴有省

贊曰　禪在口皮邊　換盡衲僧眼

中南泉毒　太虛寥廓豈強是非

死雪峯心　古澗寒泉分明剖判

見大王不下床接　表吾宗尊法有入

勘庵主拽下籐歸　知王老疑著者漢

茱萸探水　靠丈立生根

黃蘗救焚　開門驚落膽

狗子無佛性　露刄劒冷燄含霜

臺山勘破婆　葛藤椿一刀截斷

覺鐵觜謂先師無此語　費口分疎

嚴尊者問一物不將來　全肩荷擔

架略彴非惟度馬度驢亘百世接沈迷使平步摩訶衍岸

黃蘗斷際禪師

師嗣百丈諱希運閩人初游天台逢一僧與

之言笑如舊識熟視之日光射人乃偕行澗水暴漲植杖而止其僧牽師同度師曰兄自度彼即褰衣躡足履波如地回顧師曰渡來渡來師咄曰者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僧嘆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百丈一日問師甚處去來師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虫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諸入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作首座一日持鉢向南泉位坐泉入堂見謂師曰首座幾時行道師曰威音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在師遂過第二位師辭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大千世界揔在裏許泉曰王老師嘿師戴笠便行師在壚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爲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

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日用禮奚爲師掌
彌彌曰太麤生師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麁
說細隨後又掌及宗即位乃封爲麁行沙門
裴相國諫之曰三掌爲陛下斷三際易爲斷
際師曾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有一人提
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
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你尋
僧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你尋曰
尋羚羊蹤來曰羚羊無蹤到你尋曰恁麼則
死羚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羚
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
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
子元來是義學沙門打出示衆云汝等諸人
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
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
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師曰不道無禪只是無
師師俗居貧母老聞師住黃蘗特來相見師
不顧母爲飢寒至大義渡頭失脚攧死後果

生大夢師曰我當時若受汝一粒米當墮地
獄寧有今日再拜而去師一日提拳云天下
老和尚揔在者裡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
八横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問不消一捏時如
何師曰普裴相國捧一尊佛跪前曰請師安
名師喚曰裴休休曰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千
頃南參師師曰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
即今豈是有耶師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南
曰非古今師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曰且

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向皮袋
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遂替得生死麽輕忽
老宿入地獄如箭

贊曰　麤行沙門　略無拘撿
　掌大唐天子　面似血紅
　打臨濟厮兒　棒如雨點
大雄山下突出虎　未具爪牙
大義渡頭攧殺娘　不分恩怨
　在威音已前行道爭坐位　平地喫交

聞白丈三日耳聾吐舌　和根翻轉
羚羊絶蹤跡　軒知獵犬難尋
澗水漲波濤　却被胡僧欺騙
小笠藏大千世界　甚處著王老師
兼拳捏天下師僧　有時通一絲線
謂千頃南法眼在汝　剛要鬼分贓
與裴相國古佛安名　白遭渠污染
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麽輕忽老
僧入地獄如箭

睦州陳尊宿

師諱道蹤俗姓陳江南李主之裔因游開元
寺禮佛見僧如故歸白父母願求出家許之
受具游方契旨於黃蘗後為四衆請住觀音
寺常百餘衆學者咨扣隨問遽荅詞語峻嶮
無以嬰其鋒由是諸方以尊宿稱之甞首座
黃蘗時臨濟方入衆師目為大器指見蘗問
佛法大旨蘗三度賜棒雲門初參師師扃門
撥折雲脚乃云秦時𨍏轢鑽雲大悟仍指見

雪峯師後歸開元以母老無親奉居閑房日織蒲鞋鬻米供奉故號陳蒲鞋巢冠至境師標大履於城門巢盡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師問座主講什麼經曰涅槃經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中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有一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丈空中點一點曰會麼才罔測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僧參次師問汝是新到否曰是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去師曰來來我實問汝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語師應機多云擔板漢門牆嶮峻少有許可後接陳操尚書一人

賛曰　者漢一生擔板　肯被它人移換
斷佛祖命脉　不假鉛刀
換衲僧眼睛　只消泥彈

指臨濟參黄蘗　生蛇入竹筒
接雲門嗣雪峯　烏龜生鵲卵
五百力士揭石義　將脚尖虚處踢翻
二十四家破體書　以主丈空中點看
叱新到放下江西爛葛藤
没巴鼻拕出秦時轆轢鑽
閑房養母　破蒲鞋能直幾文錢
古寺藏身　潑家私當甚破漆桄
當門懸大履　虚得聖人名

分座振頽綱　瞎却人天眼
氣衝牛斗薄諸方將死雀就地彈用盡機關
末後只接得箇俗漢

德山見性禪師

師諱宣鑑嗣龍潭簡州人姓周氏初講金剛經名冠成都時稱周金剛嘗與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針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日出家兒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不

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破其窠宅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負青龍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點心婆指擔曰者是什麼文字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若答得即與點心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徑往龍潭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對遂止息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接得潭便吹滅師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什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遂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

是禮辭直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不顧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不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師一日齋遲自托鉢過堂時雪峯爲典座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

甚處去師便歸方丈峯舉似岩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請巖至謂曰汝不肯老僧那巖密啓其意次日上堂便與尋常不同巖於僧堂前撫掌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雖然也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示衆曰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氂繫念三途業因瞥尒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揔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妄

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無所益雪峯問師從上宗乘事某甲還有分也無師曰道甚麼峯有省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師曰作麼作麼廓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來日浴出廓度湯與師師撫背云昨日公案如何廓曰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休去師一日同瓦棺入山斫木師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便喫師曰會麼棺曰不會師又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又喫師曰會麼棺曰不會師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棺曰不會又成褫箇什麼師曰子大似箇鐵橛師隣江見高亭云不審師乃搖扇招之高亭開悟便橫趍而去師凡住院坼却佛殿獨存法堂而已

贊曰　擔鍬走南方　擔滅諸魔子

逢臭老婆顯出三心

看小當仁啞無一語

龍潭吹滅紙燭　破蕩家財

德嶠盤結草菴　呵罵佛祖
到潙山背著草鞋出　活弄目前機
問巖頭不肯老僧那　會得末後句
虛而靈空而妙　逢人拖擲爛泥團
毛吞海芥投針　對衆拗折金剛杵
鱉鼻蛇毒因宗乘事入心
飛龍馬驟向作麼中馳步
斫木要瓦棺成襯便休
搖扇喜高亭橫趍而去

誠所謂圻佛殿咬猪狗不近人情底老尊慈愍不是花錦地戀繁華央庠底座主

巖頭奯禪師

師諱全奯嗣德山泉州人姓柯氏一日參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僧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次見一拕水欽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師踢而

去師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處去師曰暫
離和尚去山曰子他後作麽生師曰不忘和
尚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與師齊
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曰如是如是
善自護持師在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
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
曰阿誰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
因婆子抱一子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
道婆子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

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
抛向水中師後菴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集
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
爛上堂云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於中有一
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出作
禮云請和尚爲衆舉師遂云吾教意如∴字
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
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
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經中第一

段義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俱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對羅山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山不愜意乃參師問同前語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遂服膺一日又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而

不肯德山曰是曰不肯德山則不問只如洞山有何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山禮拜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曰收得師近前引頸云⿴囗力僧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打三十棒趁出僧問如何是道曰破草鞋拋向湖邊著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曰小魚吞大魚曰掛後如何曰後園驢喫草瑞

巖問如何是本常理師云動也曰動時如何曰不是本常理巖沈思師曰肯則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沈生死巖於言下頓悟後凡有問佛問法問禪問道皆作噓聲一日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吽一聲了去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劓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吽一聲而終聞數十里唐光啓三年四月八也

賛曰　智過師　誰信你

遭一喝大難承當　用一噓全沒巴鼻

横點頭三十載　謂洞山佛無光

擿塗毒一兩聲　聽韓信臨朝底

舞棹洞庭湖畔　引臭老婆拋却兒

阻雪鰲山店頭　呵魔頭僧去打睡

聲前古毳爛　謾當機籌

後園驢喫草　是何宗旨

剱從收後嬰鋒去　錯付者僧頭

鐘未鳴時托鉢回　寄啓先師意

問大道端倪處　急須颺下草鞋

與同行共話閒　可惜踢翻椀水
謂羅山從他去住　未有不寧時
肯瑞巖未脫根塵　不是本常理
生平脱洒視生死如游戯園林末後大叫一
聲閒數十里

雪峯眞覺禪師

師諱義存泉州曾氏子出嶺首謁壚官三到
投子九上洞山因縁不契後參德山遂悟於
言下師辭洞山山問子向甚麼處去師云歸
嶺去山云當時從甚路出師云飛猿嶺出山
云今從甚路去師云飛猿嶺去山云有一人
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云不識山云爲
甚麼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云子既不識爭
知無面目師無對師同巖頭到澧州鰲山店
阻雪頭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巖曰師
兄起來巖曰作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
箇漢行脚到處被佗帯累師兄如今又只管
打睡巖喝云噇眠去每日恰似七村裏土地

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胸云某甲這裏未穩在巖曰將謂你他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猶作者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巖曰若實如此據汝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壇官聞舉色空義得箇入處巖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師曰又因洞山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岩曰若恁麼自救也不了師云某甲因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我當下如桶底脫相似被巖頭震威一喝云豈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如何即是巖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行脚時參烏石觀纔敲門觀問誰曰鳳凰兒曰來作麼曰來啗老觀觀便開門搊住曰道道師擬議觀托開閉却門師住院後示衆曰我當時若

入得老觀門你若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
索上堂南山有一条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
好看時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
命雲門以拄丈攛向面前作怕勢僧舉似玄
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
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上堂盡
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
打鼓普請看玄沙一日謂師曰某甲如今大
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輥出

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
曰也是自家事閩師施銀交床僧問和尚受
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荅師以手托地曰輕
打我師象骨巖接人後欲往松山建寺安衆
問大師借庵基尼不肯因與坐禪約曰未滿
七日出定者輸尼至六日開眼師遂奪其基
建寺師親書牌於磨院云山前覓日無狼虎
磨下終年絶雀兒至今虎雀絶無

贊曰　得處頗辛勤　用時無巧妙

入飛猿嶺不識一人
生蠱毒鄉寧無少過
焦磚打著連底凍　就德山點發不假多談
赤眼撞著火柴頭　與巖頭同行只消一箇
鰲山店頭成道　半夜發狂
象骨巖下踩跟　全身放倒
圓木毬輥出　玄沙火急作牌
鱉鼻虵攛來　雲門郎忙打草
開門輕擬議　被老觀搊住非鳳凰兒

打鼓普請看　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
千七百人善知識　盡從杓頭上舀來
五六十里雪峯山　只向蒲團頭奪了
松山小塔夘石子　亂疊幾層
古澗寒泉牛蹄濄　能深多少
山前竟日無狠子　且德老僧行
磨下終年絕雀兒　不愁齋米耗
一生受大王供養何以報恩手托地疾呼輕
打我輕打我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